

中國歷史研究社編  
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

第二十五冊 · 王靈皋輯錄

守鄖紀略  
虎口餘生紀  
汴圍溼襟錄  
客演述  
平吳事略  
思文大紀  
倣指南錄  
安龍紀事  
攻渝紀事  
定蜀紀  
平蜀紀事  
平回紀略

明高斗樞  
明邊大綽  
明白愚  
明顧山  
明南園  
明佚名  
明康范生  
明江之存  
明徐如柯  
明文震孟  
明崑山黃民  
清佚名

精 冊 國 光 社

中國歷史研究社編  
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

第二十五冊 王靈舉輯錄

守虎汴客思傲安攻定平  
鄧口圍吳文指龍渝蜀蜀  
紀餘濕述大事紀紀紀紀  
略生襟略錄紀略紀略紀  
錄紀

明明白明明明明明明  
高邊顧南佚康江徐文虞  
斗大山嘯園園山嘯園  
樞授愚貞客名生春珂孟  
名民遺震名

神州國光社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發行

平裝實價六角  
精裝實價八角  
(外埠郵匯運費加)

中國歷史研究社編  
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  
第二十五冊

著作權不許翻印

主編者

程季華  
獨演  
學生

輯錄者

王靈泉

發行者

方炎武  
上海福州路三七八號

印刷者

華文印刷局  
上海華盛路濟甯路口

總發行所

無線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電話九一七八七

神州國光社

上海福州路三七八號

本冊負責校對者 蔡仁恆 王植耘

主  
編  
者

|   |   |   |
|---|---|---|
| 王 | 李 | 程 |
| 獨 |   | 演 |
| 清 | 季 | 生 |

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叙

歷史上本不乏成敗別為王敗別為寇之成創。清人以異族之主中國，曲解春秋尊王之義，因襲秦政焚書之策，以編抄四庫全書計畫，徵取全國圖籍，詳悉檢察，其有不悅，則全燬之，或抽燬之，使全國人民不致再受民族主義之刺激。其有乘機起事者，則以兵力擊破之，而且為年定某某等之略，以行其惡直醜正之伎倆。此等政策，行之殆二百餘年，及至季世，鄧秋枚先生與劉中叔、黃海闡諸先生始印行國粹叢書，舉羣羣已久之書，拂拭而流布之，其機圖則以印行神州國光集之故，而最後定名為神州國

光社以至於今。自中華民國成立中國國民黨之民族主義以漸普及凡清代所指目為違礙之書轉為有志者所編嗜。程演生先生有鑒於是乃與諸同志組織中國歷史研究社所研究之範圍固當甚廣而首先注意者則亦為疆疆已久之書。多方搜輯已得三百餘種乃編為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而印行之。主持印務者仍為神州國光社衣鉢相嬗良非偶然。方今學者處國難嚴重之期切民族自決之望得是書以備其刺激其於中國之將來必大有影響無疑也。

廿五年四月廿日 蔡元培。

# 序 言

本冊所輯錄的明末清初各種史料約略分爲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之主要內容是敘述明末內戰的史實，包括下述四種：

1. 守鄖紀略 明高斗樞著
2. 虎口餘生紀 明邊大綬著
3. 汴園濕巾記 明白愚著
4. 客滇述 明顧山貞著

第二部分之主要內容是敘述滿洲民族征服中國之戰爭，即明末中國政府及人民反抗滿洲侵略之失敗過種的史實，包括下述四種：

5. 平吳事略 明南園嘯客著
6. 思文大紀 明佚名
7. 倣指南錄 明康范生著

8. 安龍紀事

明江之春著

第三部分則是敘述明末清初的中國政府對待境內少數民族的史實，包括下述四種：

9. 攻渝紀事

明徐如珂著

10 定蜀紀

明文震孟著

11 平蜀紀事

明虞山遺民著

12 平回紀略

清佚名

讀第一部分史料，得注意下述兩事：（1）邊大綬顛倒了歷史的因果。看了我們以前各冊的各種分析，誰都可以明白，明末的流寇只是當時的亂象，而不是亂源。亂源乃是那時的統治者——新地主階層之無情的剝削與殘酷的壓迫，而邊氏偏說：「闖不生，天下不亂；闖不死，天下不平！」我們應該牢記着，邊氏這種說法，不止是他的社會分析的錯誤，並且是那上層社會的利害衝突的成見，限制了他的鑑空衡平的良心。因為沒有明朝新地主階層將近三百年的政治壓迫與經濟剝削，則農民不會窮而無告，四野興嗟，人心思亂；沒有普遍思亂的情緒，李自成、張獻忠的反叛不會發生；即使發生也不能以像那樣如火燎原，不可收拾，竟然顛覆了明朝的政權。

〔2〕凡歷史上的農民叛亂隊伍之屠殺大都是政府軍隊和統治階層的壓迫激成的。李自成和張獻忠的屠殺正是如此。並且從這些史料中更顯出當時統治者的屠殺手段比之張獻忠還要殘酷，還要厲害。你不看邊大綬率有明瑜去挖掘李自成的祖墳，焚燒他祖墳的尸骨麼？一班士大夫對於張李等之屠殺則詆為殘酷不仁；而對於邊大綬等這種行為則又視若天經地義，然而我們對於這種史實却應該另具一種看法！

第二部分的史料所敘述的問題，我們在以前所輯各冊中已有過很詳盡的分析，茲不再贅。惟有一事須促起讀者注意的，就是鄭芝龍的賣國求榮，乃是為個人及少數社會的物質利益所決定，前之秦檜，張邦昌，石敬瑭，吳三桂，洪承疇等，皆和鄭氏一樣，他們的政治信條就是『寧把江山送給外人，不讓給家奴！』若果單拿單純的民族道德觀念或空泛的人道主義的觀念來做批評的標準，那是絕不會了解的。

3

從第三部分的史料，我們可以看出明清兩朝統治者待遇國內少數民族的態度。前三種是明末平奢安的史實；後一種是清初平回民的史實。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大都是以漢民族為中心而形成的，我們向來對於其他民族是不以平等相看的，所謂南蠻，北狄，東胡，西羌都在『是膺』，『是懲』之列。固然，他們的文化都較中國為低，但他們為生活所迫，往往

侵入中國，中國時常遭到大擾亂，有時甚至爲所征服。但他對於四邊或境內的弱小民族却絲毫不肯「和平」相處，就明之平奢安，清之平回民兩事看來便顯然可見。原來：「奢氏猺種也，洪武中歸附，命爲宣撫司，世守其土。數傳至奢崇周，無子，奢崇明以族人得立。崇明性陰鷲，佯爲恭順，凡有徵調，莫不應命，人漸狎之。子奢寅，有異志……」（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九，頁六十）人家恭順，聽命，反而狎之；狎之則侮，自然令人不服，要起而反抗。周洪謨說得對：「臣敍人也，知敍之情，戎璫，高諸縣在前代皆土官，國朝始代以流。言語性情不相習，用激變……臣向黨言：仍立土官治之，爲久遠計。而都御史汪浩傲幸邊功，輕殺所保土官及寨主二百餘人，諸蠻怨入骨髓，轉肆劫掠。」（明史卷三百十二）

又說：

「〔奢〕効忠死，妻世統無子，妾世續有幼子崇國，世統以嫡欲奪印，相讎殺。方奏報間，總兵郭成，參將馬呈文利其所有，遂發兵千餘深入落紅，奢氏九世所積，搜掠一空……」（同前書名卷）

可見奢氏本爲中國「不侵不叛之臣」，而所以不安者皆漢民族「利其所有」之侵凌的行爲有以啓之。奢安之叛，就是這種積怨的結果。而明政府之大動干戈，徐如珂之興致

淋漓，具足表示三百年前中國的舊式的帝國主義壓迫弱小民族之兇殘的面目；而清之平回族事尤彰明較著。回部在天山南路，當漢時，市府經濟已經發達，非蒙古等游牧民族可比，漢書所謂『城郭三十六國』，即指回部民族所居之地而言。回回原來是種族部落的名字，明史〔卷三二九〕說：

「初成祖之封忠順王也，以哈密爲西域要道，欲其迎護朝使，統領諸番爲西陲屏蔽，而其王多庸懦。又其地種落雜居：一曰回回，一曰畏兀兒，一曰哈刺灰。」

回回既是『種落』的名字，那末，後人以伊蘭教〔天方教〕爲回教或許是因爲中國的天方教乃係從回部傳來，遂以回教之名名之。因爲回部原來是信奉佛教的，到了『明季有瑪墨特者，爲摩哈默德之裔，與其兄弟輩自墨德（即麥地拿 Medina）分適各國，始逾葱嶺東遷至喀什噶爾。』（今疏勒縣）』（蕭一山清代通史）于是新疆，甘肅一帶始有天方教之流布，即今之所轍回教，然而回民種族之由來已久，却不可以不辦。回民既是一個部落，比較小的民族，自然動輒要受隣近的強大民族的侵略。滿清入主中國，既削平漢人一切反抗，遂即命將出征，經略西域，回民於是就不得不蹙伏在滿漢民族之統治者的脚下。滿清討平回部的理由，據『平回事略』的作者看來，大致不外是『男女混雜，不知倫常，好殺食人，淫狠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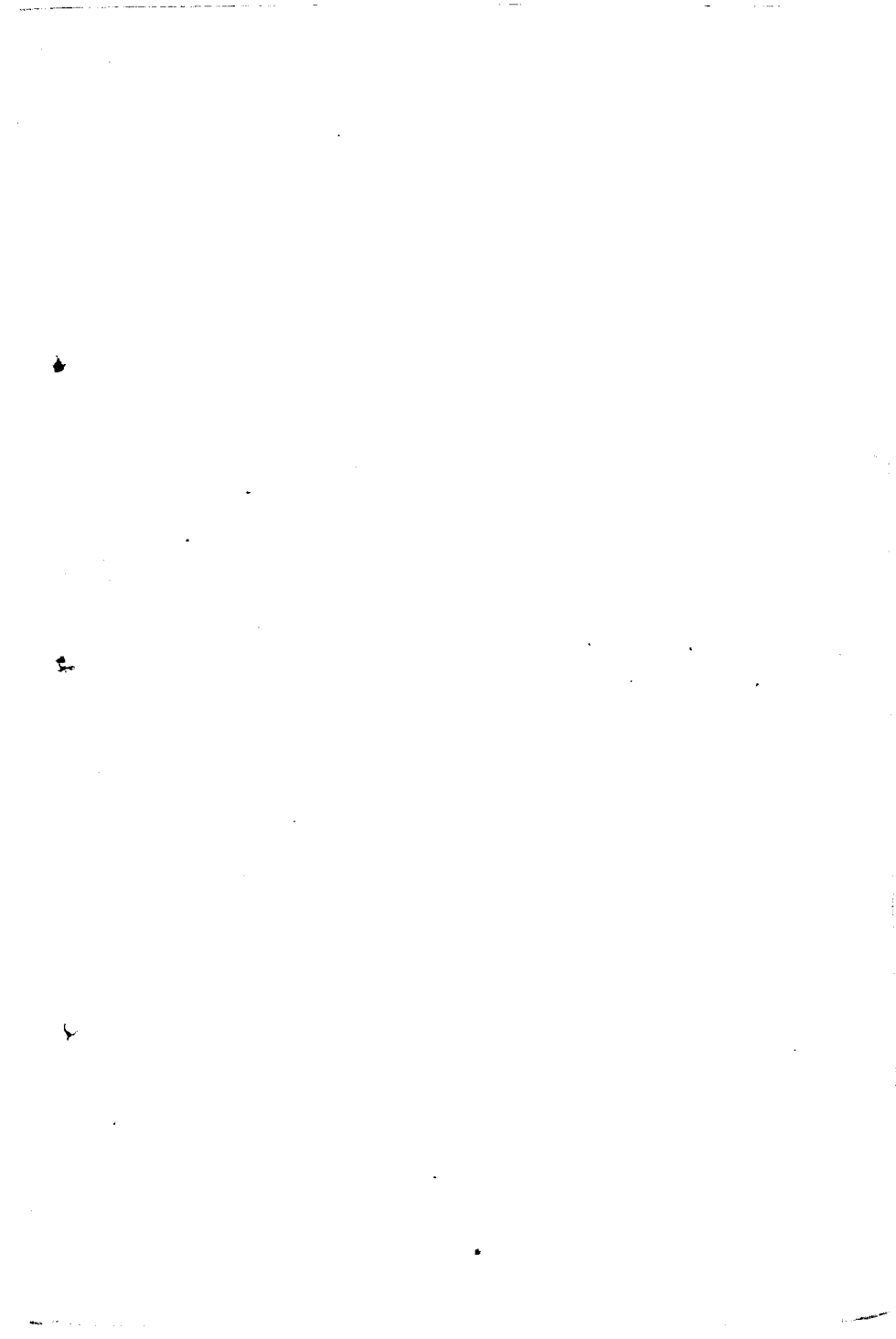
良。」這也就和我們的隣國要來替我們越俎代謀的藉口一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然而滿清雖用兵力強壓一時，終不能使回民帖然心服，所以「該書」的作者又說：「漢回積怨，勢不兩立。遷徙無從，誅之不勝。」到了爾今（中間雖經過左宗棠積年的征討戡平）回族與漢族的衝突依然是中國西陲一個極重要的問題。縱使該作者的「毀其禮拜寺，舉漢人教其子弟，使知禮義，（?!）」的同化政策實行，也是枉然的。

一九三六十二月五日

# 目次

|       |      |     |
|-------|------|-----|
| 總序    | 蔡元培  | 一   |
| 序言    | 王靈皋  | 一   |
| 守鄖紀略  | 高斗樞  | 三   |
| 虎口餘生紀 | 邊大綬  | 五   |
| 汴圍濕襟錄 | 白愚   | 五   |
| 客滇述   | 顧山貞  | 七   |
| 平吳事略  | 南園嘯客 | 二二  |
| 思文大紀  | 佚    | 名三  |
| 傲指南錄  | 康范生  | 二九  |
| 安龍紀事  | 江之春  | 三二  |
| 攻渝紀事  | 徐如珂  | 三三  |
| 定蜀紀   | 文震孟  | 三九  |
| 平蜀紀事  | 虞山遺民 | 三三  |
| 平回紀略  | 佚    | 名三九 |

守 鄭 紀 略 專 載



## 序

讀史而嘗嘆古人勲業，其彪焯不朽者，非獨人之有異才，特遇以其時耳。世咸推韓范以文臣而諳武略，胸羅甲兵，手捧天日，爲能屹奠嚴疆，銘功彝鼎。然在韓范之時，亦易易也。若乃國步多艱，勢成板蕩，豈乏毅幹不二心之臣，枕戈飲血，力圖定傾，而絀於事權，肘左右掣而不得舒，徒以身瘁。此其人之不幸，而實宗社之不幸也。亦孰非天爲之哉？

中丞玄若高公，經緯學貫，傑然憲邦之才，而嚴氣正性，尤世所莫及。筮仕由刑曹出，恤楚獄，多平反；尋剖虎符，守荊州。襄帷風清，興利除害，庶政釐舉。戢宗藩之暴橫，厚民拊翼，人咸愛戴之。時流寇從晉豫渡河，屢逼荊城，公聚櫓簡稽，整修防禦，使賊不敢近，已諗公壯猶克詰矣。嗣以副憲洩湖南，備兵長沙。楚郡在江北者，盡摧寇殘，而臨藍衡湘間，羣盜蜂起，公拮据戎務，於十二屬邑之城堡，預加繕治。慮額兵單弱，捐俸召募，練習鄉勇。沿江一帶，上自郡石，下至磊石，增造水艦，演熟哨法。賊果由衡山突攻湘潭，以有備，水陸齊發，俘斬無算，大創而去，遂得提兵同沅臺合剿臨藍。大小十餘戰，踢伏擣虛，皆以全勝居上功，此守長成效也。

晉臬長，移治下荆南，駐鄖陽，則闖獻二賊逆餓益熾矣。鄖屬六邑，俱沒蓬蒿，青燐遍野，獨鄖城彈丸六里，墮壘僅存。甫蒞任，獻賊忽自東來，公堅壁固守。賊知戒嚴，因引而西，鄖幸無恙。未踰年，李賊據有荆襄承德諸郡，從陷均州後，悉力來攻，先後薄鄖城者五。公身冒矢石，鼓率將士倚轅而令，常以少擊衆，出奇制勝，賊始畏鄖兵，相戒無犯。嘗列營楊溪，賊有聞漢江水石相擊聲，夜大呼爲鄖兵至，相殺奔竄者，而鄖乃獲存。公因乘勝移師恢均州，是守隴功績，較守長有加倍者。

夫流氛之肆毒全楚也，以洞庭湘江之險，曾不聞扼要而禦，版圖遼闊，鞭長不及。凡議進剿，鎮必會商於撫，撫必請命于督，爲可卸罪地。而兵東則賊西，兵西則賊東，以致軍機坐失，動遭敗衄。若畫地分界而守，得盡如公，以一道臣而殫心戮力，先事綢繆，兵不踰數千，敵賊百萬，在長則長全，在鄖則鄖全，江漢咸倚公爲固，賊雖狡勁，亦何難撲滅。且當日總閣部，建大牙者，每皆書生白面，不諳兵略之人。一有債轄，輒加逮繫，屢易以新人，無特志。如公蒞楚，凡十五年，其于湖南北七道，山川要害，形勝所區，無不洞曉；而且挾纊投醪，威信素著，將士懾服。使之開府江夏，相機掃蕩，合全楚之力，以扼賊吭背，賊必不能西襲全秦，長驅入北，天下事盡可爲也。憶辛巳，賊以八騎假督師符，誘破襄陽，親藩遇害，舉朝震動。余侍從經筵，先帝于進講畢，